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馮夢龍全集

古今小說

1

魏同賢 主編

馮夢龍全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馮夢龍全集 / 魏同賢主編.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0729-121-3

I. 馮... II. 魏... III. ①馮夢龍(1574~1646)—全集
②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明代 IV. I214. 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28647 號

書 名 馮夢龍全集

主 編 魏同賢

責任編輯 卞 岐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印 刷 者 金壇古籍印刷廠

金壇市晨風路 186 號 郵編 213200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526.875

字 數 1203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121-3

定 價 1200.00 圓(全十八冊)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重印說明

我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出版了《馮夢龍全集》（全二十二冊）。由於《馮夢龍全集》是首次將馮夢龍撰述、改編、輯纂的全部作品編印出版，帶有初創的意義，學術界、新聞出版界和廣大讀者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光明日報》發表了《馮夢龍有了『全集』》一文，其他報刊也刊登過評論文章。該書問世以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很快銷售一空。自《馮夢龍全集》脫銷以來，我們經常接到讀者需要該書的來信、來電。為滿足讀者的需求，我們決定重印《馮夢龍全集》。

此次重印，據一九九三年版影印。為閱讀方便，將原二十二冊調整為十八冊。在編次上，也作了一些微調，但總體上仍然按照原版所採取的原則：先說部、後史部、末經部。對於一九九三年版《馮夢龍全集》中存在的疏漏、差錯，因是原版影印，在技術方

一面受到限制，所以無法進行改正，請讀者予以理解。此次重印，新編了總目，以便使用。特此說明。

此次重印，難一凡凡三平出題。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六月。

重印總目

出版說明

馮夢龍（一五七四——一六四六）是明代後期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在通俗文學、經學、史學等方面多有涉及，著述豐富，留下了數量可觀的著作。但是，馮夢龍逝世三個半世紀以來，他的著述從未編成全集，隨着時間的推移，其著述逐漸散失，不少已成爲孤本、殘本，有的甚至祇流傳於海外，國內學術界無法窺見。爲繼承這份豐富的文化遺產，向廣大讀者提供欣賞、研究馮夢龍及明代文史的重要資料，我社邀請有關專家學者，經過近十年努力，首次將馮夢龍的全部作品，編印成這部《馮夢龍全集》。

十年辛苦不尋常。這部《馮夢龍全集》的輯集、配補、辨僞以及校勘、標點等工作相當艱巨。所幸我們得到學術界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魏同賢先生應邀擔任主編，撰寫前言；徐朔方先生賜以馮氏年譜，答疑解惑，整理者字斟句酌，一絲不苟。正是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我們纔得以把這部《馮夢龍全集》奉獻給讀者。

《馮夢龍全集》收入已知流傳於海內外，經考訂確認為馮夢龍撰述、改編、輯纂的全

部作品。在編次原則上，以類爲經，以時代先後爲緯，間有二者兼顧的情況。分類次序，一反歷來經、史、子、集的傳統，而爲先說部，次史部，末經部，這樣似更符合合作爲一個文學家馮夢龍其全集的實際。在版本選擇上，概以善本爲底本，參考其它有價值的版本。爲保存作品原貌，整理中一律不作刪節。

編印出版《馮夢龍全集》的工作，無疑帶有初創的意義，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恐怕難免有誤收他作或失收原作的情況。另外，馮夢龍自己創作的詩詞，散佚太多，有的真假難辨，爲慎重起見，本全集暫未擅收，以俟後來輯補。這些都是需要說明並請專家學者指正的。我們相信，隨着馮夢龍研究的深入和有關資料的不斷發現，《馮夢龍全集》將會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四月

出版說明

前言

馮夢龍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年甲戌（公元一五七四），卒於南明隆武二年丙戌（清世祖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在其生活的七十三年間，不僅明王朝日漸腐朽，衰敗，終至滅亡，同時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轉向後期，它自身的不合理性日益暴露，它內部所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也逐步增長，因而，社會矛盾加劇，危機四伏，思想文化界也隨之趨向活躍，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受到嚴重的挑戰，反映到文學上則是戲曲、小說、俗曲等通俗文學的長足發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作為文學家、學者和編輯出版家的馮夢龍。

馮夢龍字猶龍，又字子猶、公魚，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東吳畸人、七樂生，又曾以顧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綠天館主人、無礙居士、可一居士等為筆名或化名。他在《壽寧待誌》中自稱「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人」，可以確認他是寄籍吳縣的長洲人。關於他的家世，我們知道得還不多，從他家同嘉定侯峒曾、長洲王仁孝等都有親戚關係上看，大概也是當地世家。他兄弟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可見其影響。兄名夢桂，字丹木，又字丹芬，畫家，《中國畫史》人名大辭典說是「真迹罕見，未敢置評」，其作品恐已不傳。弟夢熊，字非熊，晚

年名師之，字少璜，號杜陵居士，太學生，一生不得志，貧病而逝。

早在青年時代，馮夢龍已經受到同輩的推重，文從簡在《馮猶龍》詩中說是：「早歲才華衆所驚，名場若個不稱兄。」錢謙益在《馮二丈猶龍七十壽詩》說是：「七子舊遊思應阮，五君新詠削山王（自注：馮爲同社長兄，文閣學、姚官詹皆社中人也）。」都反映了他們之間的交往和對馮夢龍的評價。但是，馮夢龍早年的志向似乎還在於通過科舉道路走入仕途，所以他童年和青年時期的主要精力，看來幾乎全部耗費在經學和史學方面了。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策，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麟經指月·發凡》）他的弟弟馮夢熊說是：「余兄猶龍，幼治《春秋》，胸中武庫，不減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牆壁戶牖，皆置刀筆者，積廿年而始慍。」（《麟經指月·序》）而他的忘年交王挺在對馮夢龍的挽詩中則說是：「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他所下的這一番苦功，其心得都凝聚在後來刊印的《麟經指月》、《春秋衡庫》、《四書指月》和《綱鑒統一》等著作中，這些提示要點和疏解經義的著作，固然反映了他的經學功底，可同時也透露了他治經的目的，即從幼年讀書開始，他同當時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即期冀着走上科舉仕進道路。祇是由於他缺乏應有的機遇，沒有能像他的同社友人錢謙益、文震孟、姚希孟等人那樣採取青紫，官居高位，因而他的仕進的抱負和才華也就沒有得到施展的機會。

馮夢龍仕進的受挫，可能與他思想的離經叛道、行爲的不拘禮法有關。被封建道學目爲異端之尤的李卓吾，却被馮夢龍「奉爲著蔡」，李卓吾評點、推崇難入大雅之堂的戲曲、小說，馮夢龍即以主要精力投入了整理、改編、創作和出版工作。萬曆三十七八年間，李卓吾的門生楊定見攜帶李氏評

本《忠義水滸全傳》手稿來到蘇州，并由當時的吳縣令陳無異交給袁無涯刊刻時，馮夢龍得見該稿，竟然驚喜不置，即同許自昌「相與校對再三，刪削訛誤」，另附許自昌提供的「雜志」和「遺事」，於萬曆四十年「精書妙刻」問世，此即今見之《出相評點忠義水滸全傳》。又據沈德符在《野獲編》中記載，馮夢龍還同《金瓶梅》有些瓜葛，說是「小修上公車，已攜有此書，因與借抄絮歸，吾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祇是由於沈德符認為該書會「壞人心術」，沒有同意，便沒有刻成。《金瓶梅》之在明萬曆年間出現，自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明代中後期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的綜合反映。它的驚世駭俗，亦使馮夢龍驚喜，正足以窺知馮氏的思想觀點和文學趣味。他歷經波折而樂此不疲地搜集、整理、編輯、評注、刻印了兩本民歌俗曲集《掛枝兒》和《山歌》，這總數多達八百餘首的吳地民歌，所表現的男女情愛的大膽、熱烈，足以使封建道學家怵目驚心。在《掛枝兒》問世之前，馮氏原有《廣掛枝兒》流傳，這本今日已不得見的小書却惹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當地縉紳、名教之徒竟據此說他「無行」、「壞人子弟」，遭致了輿論的「攻訐」，致使馮氏逃到湖廣，向賞識他的熊廷弼求助，靠着熊廷弼的「飛書當道」，事端才得以平息。

馮夢龍的戲曲、小說創作和改編，往往是他親歷的社會生活的反映，像傳奇《雙雄記》，即為友人劉某背棄與妓女白小樊誓約的「感憤」之作。而《山歌》、《掛枝兒》的搜集整理和評注，更是他同社會下層人物特別是歌兒妓女長期廝混所取得的成果。這些作品，大都直接採自這些人的口頭。《掛枝兒·送別》附注云：「後一篇，名妓馮喜生所傳也。喜美容止，善諧謔，與余稱好友，將適人之前一夕，招余話別。夜半，余且去，問喜曰：『子尚有不了語否？』喜曰：『兒猶記《打草竿》及《掛枝兒》各一，所

未語若者獨此耳。『因爲余歌之。』他深知這些人的身世和遭遇，以極大的熱情和全付筆墨去描繪他們的生活，像《馮愛生傳》、《張潤傳》，都是悲悼妓女的不幸命運之作，這兩個名噪一時的妓女，所遇非人，結局雖是一死一生，但歸宿同樣悲哀。馮夢龍本與蘇州名妓侯慧卿交好，并有白首之約，後來侯慧卿別嫁他人，馮氏極爲傷心，曾爲此寫下《怨離詩》三十首以及《怨離詞》和《端二憶別》，後來還同友人唱和成《郁陶集》。在作品中，他毫不隱諱地表達了對於這位青樓女子的深沉感情。《端二憶別·序》說：『五月底二日，即去年失慧卿之日也。日遠日疏，即欲如去年之別，亦不可得，傷心哉！行吟小齋，忽成商調，安得大喉嚨人，順風唱入玉耳耶！噫，年年有端二，歲歲無慧卿，何必人言愁，我始欲愁也！』表達了他對妓女侯慧卿的刻骨銘心之戀。所以，王挺在概括他的生平時，曾經這樣講：『學道勿太拘，自古稱狂士……笑罵成文章，燁然散霞綺。放浪忘形骸，觸詠託心理。石上聽新歌，當堤候月起。逍遙豔冶場，游戲烟花裏。本以娛老年，豈有爲生累。』這樣地藐視傳統，放蕩不羈，熱衷俗文，自然不會爲當道所取重，也就不會爲他打開科舉的大門了。

據傳說，馮夢龍曾窮得無米下鍋，替袁輻玉的《西樓記》增寫了一折《錯夢》，袁輻玉酬以百金，纔救了馮氏的燃眉之急。所以到了萬曆四十三年前後，他不得不去坐館執教，爲衣食謀了。他元後教過同鄉浦、莊、陶姓子弟，無錫吳、黃子弟，浙江烏程沈姓子弟等等，萬曆四十八年，他又遠離家鄉，應『田公子』之邀，到楚黃講授《春秋》。梅之煥在《麟經指月·序》說：『敝邑麻，萬山中手掌地耳，而明興，獨爲麟經數。未暇遐溯，即數十年內，如周、如劉、如田、如李、如吾宗，科第相望，途皆由此。故四方治《春秋》者，往往間渡於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馬智自任。乃吾友陳無異令吳，獨津津推轂

馮生猶龍也，王大可自吳歸，亦爲余言：「吳下三馮，仲其最著」云，余拊髀者久之。無何，而馮生赴田公子約，惠來敝邑，敝邑之治春秋者，遑遑反間渡於馮生。《指月》一編，發傳得未曾有，余於是益重馮生，而信二君子爲知言知人也。」這是真實地描述了馮夢龍的行蹤和成就的。

到崇禎四年（一六三一），馮夢龍已經是五十八歲的老人了，他纔有機會出爲丹徒訓導。三年之後，昇任福建壽寧知縣。在四年的知縣生涯中，他身處崇山峻嶺、貧瘠不堪的山城，却也表現了作爲清官能吏的才干。他改革了大造黃冊和迎送官吏的舊制，廢除了溺死女嬰的陋習，懲治了惡霸歹徒，促進了山地生產，發展了教育事業。後來的《壽寧縣志》給他以高度評價，說是「政簡刑輕，首尚文學。遇民以恩，待士以禮。」福建名士徐燉在其《壽寧馮父母詩序》中稱贊說：「蓋寧爲建屬邑，界萬山中，峯巒峭菁，灘水淙潏，最稱僻壤。景皇帝時，始設縣治，厥土唯瘠，厥賦下□，民馴有太古風。令早起坐堂，皇理錢谷簿書，一刻可了。退食之暇，不丹鉛著書，則撚須吟詠，計閩中五十七邑，令之閑無逾先生，而令之文亦無逾先生者，顧先生雖耽乎詩，而百端苦心，政平訟理，又超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

馮夢龍離壽寧知縣任爲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這年他六十四歲，沒有轉任和昇遷，徑自回到家鄉。那時，天崩地解，明王朝內有農民起義的嚴重騷亂，外有建州後金的致命威脅，末日就要到了。馮夢龍在此後的數年間，雖是家居，仍以「草莽臣」自命，不忘憂國憂民，奔走於江浙一帶，從事着扶明、抗清、反對農民起義的活動。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率領的農民義軍攻占北京，朱由檢吊死梅山，他痛不欲生，編印了《甲申紀事》，表達了他濃厚的正統觀念和忠君思想。清兵入主中原，他悲憤

填膺，以年邁之軀，匍匐奔波於石梁天姥之間，表現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後來，他回到已陷入清軍手中的故鄉，目睹後金異族的入侵，親歷建州鐵蹄的蹂躪，這對於年已七十三歲的馮夢龍來說，大概是無法忍受的，從而憂鬱而死。

馮夢龍在仕途上的不幸，可對他的著述活動來說却正是大幸的。他由此而有機會和條件躋身下層，了解社會，掌握通俗文學形式，進行那光照千古、彪炳萬世的創作、改編、編輯出版活動。

馮夢龍早期著作多為經學，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四書指月等等都是，這些著作在我國汗牛充棟的經學著作中地位并不算高，四庫全書總目說春秋衡庫「爲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爲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所未有、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不過，它們在教授生員、普及經學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應被一筆抹煞。它們所表達的馮氏的經學觀點，在經學史上仍具有一定的價值。

馮夢龍的史學著作有綱鑑統一、甲申紀事、中興偉略等等，除綱鑑統一爲中國通史簡編性質的通俗史讀物外，餘皆爲晚明覆滅時期的史料彙錄，屬明清變革之際的社會史實錄，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學價值。

自然，使馮夢龍不朽的還是他在文學上的貢獻。在文學史上，像他這樣的多面手并不多見。他的詩清新自然，活潑上口，詩集七樂齋稿、游閩吟草雖已不存，但從現在可以零星見到的數十首詩作看，無不爲此。他搜集整理的掛枝兒、山歌足以超越前賢、光照後人，它們不但提供了大量富有天籟之音的純真民歌，而且摸索了一整套民歌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同時還給予了民歌以應有的

崇高地位，這些都是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

馮夢龍十分重視戲曲，他創作了《雙雄記》、《萬事足》，改編了《三報恩》、《風流夢》、《永圓圓》、《人獸關》、《精忠旗》、《邯鄲夢》、《夢磊記》、《酒雪堂》、《新灌園》、《殺狗記》、《楚江情》等等，統名之爲《墨憨齋定本傳奇》，這些戲曲的創作和改定，不但注重內容情節的完善，更注重戲曲形式的完美，使之便於當場演出，在戲曲的通俗化或者說便於羣衆接受上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作爲一位杰出的文學家，馮夢龍的成就還在小說方面。我國古代的小說，有文言和白話之分，又有長篇和短篇之別，馮氏在所有領域都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在文言小說包括諧談笑話方面，他所編纂的《古今譚概》、《廣笑府》、《智囊》、《太平廣記鈔》等等，雖有少量素材取自當時的社會生活或口頭傳說，然而主要都是從古代大量的筆記雜著中鈎輯改定，以類編集，以適合當時的讀者閱讀。

馮夢龍在長篇白話小說方面的工作，雖然也屬增訂、改編、加工範圍，但觀其《新平妖傳》和《新列國志》，倒確實應該當作再創作看待。羅貫中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經過馮氏之手，就豐富了內容，完整了人物，提高了文學價值，而且變成了四十回，真可謂「即質諸羅公，亦云青出於藍矣」（張無咎《批評北宋三遂新平妖傳序》）。對於余邵魚的八卷約二十八萬字的《春秋列國志傳》，則調整了順序，訂正了史實，豐富了內容，潤飾了文字，將篇幅擴展爲一百零八回約七十六萬字，簡直是一部重新創作的作品了。

當然，最能代表馮氏文學成就的還是短篇白話小說集《三言》。這是馮夢龍花費了十年心血所澆灌出的一朵文學奇葩，其中所收作品一百二十篇，可以看作我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精華總匯。

「三言」中的作品，少量係馮氏的個人創作，如《老門生三世報恩》等，絕大多數則是在前人作品的基礎上進行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取得了推陳出新的成效，從而將我國白話短篇小說的創作推上一個頂峯。試以《九籥集》中的《負情儂傳》和「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相對照，則見出除了故事的框架和主要方面還保留原作一些痕迹之外，在人物刻劃、細節描寫、語言使用等方面，就完全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又如《清平山堂話本》中的《簡帖和尚》和「三言」中的《簡帖僧巧騙皇甫妻》相對照，後者也在細節、語言方面作了一些重要的改動，使得作品更具文學性。經過馮氏的加工改編再創作，使一大批作品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玉堂春落難逢夫》、《賣油郎獨占花魁》、《灌園叟晚逢仙女》、《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十五貫戲言成巧禍》等等，都成了膾炙人口的美好篇章，使「三言」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同時，它也還是我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從說書人的口頭向文人的案頭轉變的里程碑，使白話短篇小說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學寶座。

不過，馮夢龍却被長期埋沒，他的著述逐漸散佚，有的失傳，有的殘缺，還有的是冒名，所以在馮夢龍逝世後的三個半世紀的今天來輯集馮夢龍全集，便倍感困難，收集已屬不易，配補、校勘、標點更見煩難，而辨僞工作尤其艱巨。因此，我們的工作不僅存在通常初創意義的煩重，而且更增添了歷史發展所積澱的難點，所以全集不全且難免僞作的滲入，這是要等待時賢和後來者指正的。

馮夢龍十位重刊題詞：此書刊行，愛華、萬、魏同賢、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圖、

魏同賢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古今小説

天許齋藏板扉頁題詞

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其有一人一事可資談笑者，猶雜劇之於傳奇，不可偏廢也。本齋購得古今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爲初刻云。